

朱子大全

冊三

晏子春秋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書時事出處

與鍾戶部論虧欠經總制錢書

二月一日具位朱熹謹東向再拜致書侍郎右司執事熹
昨得見執事於省戶下忽忽五年矣中間執事來使閩部
熹是時方退伏田里有俯仰出入之故雖不得瞻望履舄
之餘光亦嘗以章少卿丈所致書輒爲數字之記以通於
左右是後乃不復敢有所關白不自知其果能達視聽否
也比來同安跼伏簿書塵土中乃聞執事復爲天子出使
巴蜀萬里之外弛去逋負緡錢之在官者以數百巨萬計
弭節來還天子嘉之下所議奏於四方擢執事置尙書省
爲郎以計六曹二十四司之治可謂寵且榮矣又以執事
通於君民兩足之義俾執事攝貳於版曹務以均節財用

便安元元爲職除目流聞四方幽隱無不悅喜以爲執事必能以所嘗施於蜀者惠綏此民寬其財力之所不足以助天子仁厚清靜之政也今執事之涖事數月矣四方之聽未有所聞也熹不佞竊有所懷敢以請於下執事蓋熹聞之天子憫憐斯民之貧困未得其職故數下寬大詔書弛民市征口筭與逃賦役者之布又詔稅民毋會其踦贏以就成數又詔遣執事使蜀弛其逋負如前所陳者熹愚竊以爲此皆民所當輸官所當得制之有義而取之有名者而猶一切蠲除不復顧計又出御府金錢以償有司是天子愛民之深而不以利爲利也明矣而况於民所不當輸官所不當得制之無藝而取之無名若所謂虧少經總制錢者乎熹以謂有能開口一言於上以天子之愛民如此所宜朝奏而暮行也而公卿以下共事煢阿莫肯自竭

盡以助聰明廣恩惠前日之爲戶部者又爲之變符檄急郵傳切責提刑司提刑司下之州州取辦於縣轉以相承急於星火奉行之官如通判事者利於賞典意外督趣無所不至此錢旣非經賦常入爲民所逋負官吏所侵盜而

以一歲偶多之數制爲定額責使償之

又如合零就整全是經總制錢今年

二稅放免今年虧欠必多亦不可不知也

自戶部四折而至於縣如轉圜於千

仞之坂至其址而其勢窮矣縣將何取之不過巧爲科目以取之於民耳而議者必且以爲朝廷督責官吏補發非有與於民也此又與盜鍾掩耳之見無異蓋其心非有所蔽而不知特藉此爲說以誑誤朝聽耳計今天下州縣以此爲號而率取其民者無慮什之七八幸其猶有未至於此者則州日月使人持符來逮吏繫治撻擊以必得爲效縣吏不勝其苦日夜相與撼其長官以科率事不幸行之

則官得其一吏已得其二三並緣爲姦何所不有是則議者所謂督責官吏者乃所以深爲之地而重困天子所甚愛之民也夫吏依公以侵民又陽自解曰此朝廷所欲得非我曹過也夫愚民安知其所以然者何哉亦相聚而怨曰朝廷不卹我等耳嗚呼此豈民之所當輸官之所當得者耶其制之無藝取之無名甚矣夫以天子之愛民如此彼所當輸當得有藝而有名者猶一切出捐而無所吝况如此者惟其未之知耳一有言焉其無不聽且從矣而獨愛其言者何哉是執政任事之臣負天子也執事誠能深察而亟言之使所謂虧欠經總制錢者一日而罷去則州縣之吏無以藉其口而科率之議寢矣然後堅明約束痛加繩治敢以科率病民者使民得自言尙書省御史臺則昔之嘗爲是者其罪亦無所容矣於以上廣仁厚清靜之

風下副四方幽隱之望無使西南徼外巴賁邛笮之民夷
獨受賜也豈不休哉豈不休哉熹疎遠之跡於執事有先
君子之好而亦嘗得一再見辱教誨焉今也執事適在此
位爲可言者誠不自知其愚且賤思有以補盛德之萬分
故敢獻書以聞惟執事之留意焉方春向溫伏惟益厚愛
以俟真拜不宣

與李教授書

竊惟朝廷興建學宮以養天下之士使州之士以學於州
縣之士以學於縣以便其仰事俯育之私而非以別異之
也然其制財用之法所謂贍學錢者蓋州縣通得用之今
執事之議於提學司曰業於州者得食於縣宮而業於縣
者無與焉以熹觀之朝廷立學養士之意與夫制財用之
法似皆不如此今且置此而以私言之蓋朝廷以執事宜

爲人師故以執事教泉之人爲士者執事固不得而盡教之雖使教不能盡亦不愈於坐而棄之乎今執事之議曰使縣之任其費執事以爲縣將焉取之縣之取之於民者悉矣今茲民力困竭官吏愁勞日不暇給而責之以此是其不能有以教而將直棄之明甚於執事不爲有補執事何苦而必行之以棄此縣之人也如曰縣學所以教者不能如州則諸縣者熹所不能知如熹所領學其誦說課試大小條科熹自以爲亦無甚愧於執事之門而其師生相接之勤則竊自隱度以爲雖執事力或有所未能也謂宜得在假借之域而反以例削之使不得自盡此何說哉熹已具公狀申稟而以此私於左右伏惟思究朝廷立學養士之意而攷其制財用之法痛念吏民之艱弊而深察熹之所領其於州縣有異焉於不可與之中捐而與之亦所

以視高明之意有在而不專於己勝足以勸其能者而不能者知所厲焉又况理法有可與者乎干冒威嚴不勝皇恐

答陳宰書

昨夕坐間蒙出示廣文公書似未見察者聊陳其一二李君兄弟之賢聞於閩中熹少時見諸老先生道語其故心甚慕之及來此道過三山乃識其兄迂仲卽之粹然而溫無諸矜爭之色時未識李君以謂其猶兄也至官未久聞其分教是邦心甚喜以爲所領縣學事有相關者當大得其力助故事有可不可未嘗不因書文以喻意指而不意其怒至此也熹所辨七事如左李君書以爲熹有少年銳氣嘗謂論事者當以事理之長短曲直而不當以其年之先後若直以年長者爲勝則是生後於人者理雖長而終

不可以自伸也又謂奚不於監司郡守前論列此李君之所能而熹誠不敢也所以然者直不欲以監司郡守之勢脅持上下耳此李君之所能而熹誠不敢也李君又自謂本無欲勝人之心止是推車欲前耳異哉李君之欲前其車也獨不思夫郡縣之學本一車耶譬則郡其軫蓋而縣其衡軛也後其衡軛而獨以軫蓋者驅馳之曰吾欲前此耳此熹所不曉也又謂四分錢乃郡縣學通得用熹既留其二而歸其二於郡學矣尙何言使縣不得用其二分是猶州不得用其二分也假糧於道是乃前所謂自備錢糧者奚獨縣學則可而郡學則不可乎推此言之前李君所自謂無勝人之心者熹不信也又謂郡學泉州學也同安學同安縣學也各盡力於其中耳此又不然熹前疏所陳云云者非以自高乃所以極論究心一二而求見哀於李

君耳豈有一州之教官上爲丞相所自擇用下與大府部
刺史分庭抗禮而熹銓曹所擬一縣小吏而敢有勝之之
心乎今李君所云無乃與熹之私指謬也又謂熹不能有
所養而於此未能自克此則中其病但熹所爭乃公家事
無毫髮私意於其間此固官長之所深知而其戒熹敢不
思也熹已謝學事但此色官錢終不可失蓋此乃同安一
縣久遠利害非吾人所得用以徇一旦之私伏惟持之不
變以幸此縣之人而以熹所陳者曉李君無深怒也李君
書與熹前所爲劄并封納呈他尙容面究

與黃樞密書辛巳冬

竊聞虜酋隕命種人遁走淮北遺民悉降我師此蓋天命
眷顧宗廟社稷之靈廓清中原以全昇付莫大之慶海內
同之然熹之愚慮獨不勝私憂過計敢以布于下執事蓋

自戊午講和以至于今二十餘年朝政不綱兵備弛廢國勢衰弱內外空虛近歲以來天啓聖心稍加振理始復漸有條緒然宿弊已深非得同心同德之臣素爲海內所屬望者爲之輔佐進賢退姦脩滯補弊要之以盡而持之以久使其勢翕然而大變則未可以有爲也前日不量事勢亟下親征之詔則旣失之易矣然理直言順庶幾有成事同發機有進無退而曠日引月不聞進發之期任國政者不聞有寇忠愍之謀典宿衛者不聞有高烈武之請使諸將惰心六軍解體虜騎橫突深入兩淮兵少而敵益彊事急而糧已匱於是戒嚴未及兩月而募兵科借之禍已及民矣向非天佑皇家降罰于彼則勝負之決蓋未可知今日之事其不可謂諸公謀於廟堂之效羣帥攻城野戰之功亦已明矣愚謂正宜君臣相戒兢慎祇肅改圖柄任益

脩政理以答揚上天眷顧之命不宜坐虞鄰國之難以幸
爲利而遽自以爲安也抑今中原之地幅員萬里虜人奔
走震駭之餘力未能爭朝廷坐視而不取則非計取之則
功緒廣而勞費多此正安危得失之機差之毫釐繆以千
里不可以不審也熹竊以爲必能因其人以守因其糧以
食使東南之力不困然後根本固而不搖必有以大慰其
來蘇之望而深結其同濟之心使西北之情益堅然後藩
籬密而可恃必使虜人他日痛定力全之後不能復窺吾
盧龍之塞然後朝謁陵廟還反舊京之事乃可言也不知
今日朝廷之上侍從之列誰爲能辦此者獨舊人之賢起
而未用者一二公使之出則重於今日視師之人授之政
則賢於今日秉鈞之士獨恐朝廷終不聽用則無如之何
耳失今不早爲計虜人土馬精彊固未有損今茲所失獨

元顏亮一夫耳萬一旬月之間復悉其衆挾其喪君之恥
以來脩怨于我不知朝廷之議復以何計禦之斂民則民
憔悴而不堪募兵則兵脆弱而無用將據中原而與之爭
則形勢未習將棄中原而守淮泗則恢復無期不知議者
何以處此苟處之未審而曰姑又以待天幸之來則非愚
之所敢知者是以私憂過計夙夜拳拳而不能已也顧衰
病之餘氣短辭拙不能言利害之實然其大要不遠是矣
閣下以道學履踐致身廟堂在諸公間最有人望故熹敢
以此言進觸冒威尊皇恐無地狂妄之罪惟左右者裁之

答陳漕論鹽法書季若癸未

熹昨承垂示鹽法利害累日究觀竊以爲適今之宜莫便
於此及詢諸鄉人則其說不無同異不敢不以聞蓋問之
崇安之人則比其舊費略有所省無不以爲便者問之建

陽之人則云千金之產今日買鹽所折不過千錢而新法輸錢半倍其舊又須出錢買引鹽食之計引鹽至建溪上流比之今價亦不能甚賤則其爲利爲害未可知也兩邑之數具之別紙可見其實又不知他邑如何爾然烹竊謂法之大體實已利便蓋彊弱均敷已寬下貧應役之民便省陪費又凡種種弊倖皆無所自而作固不可以輕變但更須博盡衆謀多方措置使輸錢之數比舊稍輕買鹽之價比舊頓減卽公私兩便法可久行若其不然則官戶豪宗昔幸免而今例輸者橫議紛紛必有所緣而起雖有良法美意不可行矣竊嘗思之引價之所以貴以引額之數拘之也本錢之所以多以所支之數取之也此鹽之所以貴也賣引之額所以狹以所運之數拘之也海船之錢所以取以般運之費計之也此計產輸錢之所以重也欲致

二利去二害在乎罷海倉之買納而已矣誠能罷海倉及下四州諸縣之買納而使客人請引南自漳泉北至長溪各從便路徑就埕戶買鹽興販則引價可減本錢可輕而鹽賤矣引額可增海船可罷而計產所輸亦薄矣夫海倉爲鹽法蠹害之根本使臺知之詳矣下四州諸縣買納之弊不異乎海倉而漳州以盜賣合支產鹽重爲民害使臺知之亦詳矣使其無害於今日所議之法猶將廢置以蠲積弊况所以增官鹽之價而厚私鹽之利者皆在乎此豈可以不罷而改圖其新乎夫賣引之額以上四州逐年運到一千萬斤者爲率而海倉每歲所取亦止此數尙有乏絕不繼停留綱運之時故引價至於二十三文而患其貴引錢止得二十三萬而患其少皆此之由也熹竊謂夫一千萬斤者官運之正數也若夫出於埕戶搭於綱船漏於

步擔而散於四郡之間食之無餘者一歲又何啻數百萬斤此乃埵戶所煎民間所食之實數而前日棄之以爲私販之資者正以海倉侵盜本錢稽留割剝使埵戶不願輸官而寧私爲賤鬻以掇目前之急故也今若罷去海倉而收此數百萬斤者併入引額則引價每斤可減數錢而所以收引錢大數反增於舊矣

謂如增作一千五百萬斤引而一斤止賣二十文亦得三

十萬貫恐不止此數更乞籌之

又使埵戶更無私鹽可賣而官鹽益快何

憚而久不爲此夫所以使客人納鹽本錢每斤十二文者將以給埵戶爲循環本也今官收而官給之在客人則爲枉費在埵戶則無實利曷若使埵戶客人自爲貿易而官封之

沿海逐縣專委令丞或簿尉

則客人不費四五文可得鹽一斤每

斤所省數錢足以具舟楫資往來埵戶售鹽一斤實得四五文比之請於官司名爲十二文而經過官吏攬子之手